

# 诗人、“缪斯”与“自动写诗机”

□黄桂元

“缪斯”之于新世纪诗坛,实有久违之感。希腊神话里,“缪斯”是9位文艺和科学女神的通称,其中主管音乐与诗歌的欧忒耳珀更是绰号迷人,她幽灵般地飘然而至,神秘造访,曾是无数诗人的梦寐以求。但丁在《神曲》中如此殷殷呼唤:“啊!诗神缪斯啊!或者崇高的才华啊!请来帮助我吧……”而今,“缪斯”女神似已沉睡,遥远朦胧,恍如隔世。她还让自己完成世纪“穿越”吗?

由“缪斯”,我想到了一个与诗歌诞生有关的具体问题:诗的父母是谁?诗又是如何诞生的?答案似乎应该是这样的:诗的父母当然是诗人,诗人集施孕者、孕育者、分娩者于一身,诗的临盆仪式与诗人的高峰体验同步,负责其助孕和助产并签发诗歌“著作权”的,则是“缪斯”女神。“自动写诗机”的出现,使得一切问题变得简单。诗人不再是诗的父母,“缪斯”也不再是助孕者和助产者。在这里,写诗被简化成为一种游戏编程,其功能类似可以自动调焦的傻瓜相机,操作者按其设定的段数、行数和韵脚等程序操作,只需几秒钟就可以“如愿以偿”。据说有个名叫“猎户”的网民,用自己发明的“自动写诗机”,每小时可制作400余首“诗”,不足一个月竟有20多万首“诗”问世,其神速和产量,申报吉尼斯纪录绰绰有余,至于不是诗歌垃圾,则另当别论。此类“写诗软件”如今名目繁多,操作者可以根据诗歌的风格类型选择不同款型的软件,让写诗过程易如反掌,随心所欲。对此,不知2011年诺奖得主特朗斯特罗姆先生又该作何感想?这位83岁的瑞典老诗人一生惜墨如金,写诗总量迄今也未超过170余首。

“自动写诗机”挑战诗人,虽一时风光,却不会受到“缪斯”的青睐,更不可能形成深刻的诗学现象,充其量,也仅仅属于大众文化的时尚娱乐事件。然而,诗人的光环正悄然褪去却是难以回避的事实。那位“猎户”先生就曾在网上吐槽,轻蔑的口吻充满了“后现代”的解构冲动:

“与朋友谈及现代诗歌时,感叹现在诗人和歌词作者写的诗不知所云,大多数现代诗歌都是瞎扯蛋和不知所云的呻吟。我总结出了一些现代诗歌的规律,那就是:1.主谓宾的乱搭配,2.形容词、名词、动词的乱搭配……读不懂就是现代诗的本质,胡乱搭配是现代诗的法宝。在没有大师的年代,我们,让所谓的诗人滚开!”网络时代,“达人”辈出,他的支持者也在推波助澜,“在自动写诗机面前,诗人还有什么高贵、智慧、优秀可言?它让现行的许多诗人和诗歌刊物都变得多余”。如此羞辱诗人的原创力,低估汉诗读者的鉴赏力,也仅仅是某种一厢情愿。不可否认,当“写诗”与任何游戏软件没有区别的时候,当“写诗”变成一项日常娱乐活动的时候,当写诗的难度化为乌有的时候,再洒脱、再放达的诗人,内心也会产生一种本能的茫然和隐痛。“写诗软件”的某些支持者还不依不饶,“如果一个靠简单的文本替换技术起家的自动写诗软件就能伤害这门所谓的艺术,这门艺术也没什么必要存在了,那就让我们伤害到底!”我倒是认为,这么说并非全无道理,但显然,问题没有这么严重。危机的背后也是转机。“自动写诗机”固然不会对诗人构成整体伤害,至少其杀伤力没有渲染的那么可怕,然而对于一些冒牌诗人,“自动写诗机”却意味着亮起红灯——如果你诗才平平,写诗无深度,无痛感,无绝活,无创意,无陌生效应,碌碌无为,滥竽充数,在与“写诗软件”的PK中一败涂地,不一定就是坏事。我也相信,一个注重想象力、个体生命体验和形而上内质的诗人,不会过度在意“自动写诗机”的威胁和挑战,他会以此为鉴,逆势而上。

一个“全球化”时代,商业文化方兴未艾,网络天地气象万千,任何开发娱乐功能的努力、实验和显神通,无可厚非,亦不可逆转。然而,这与诗人的创造性劳动本身,与诗人呼唤“缪斯”归来,没有必然联系。挑战难度,忠于原创,拒绝重复,热衷探险,对诗的同质化、公式化、雷同

化深怀警惕,永远是诗人的天职,已经成为精英读者的共识。他们绝不会只关注其皮毛形式,而丧失了对优秀诗歌的品鉴能力。他们懂得,以“春”寄怀,李煜“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是一腔心绪,雪莱“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又是一腔心绪;以“飞”托志,苏东坡“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是一种状态,泰戈尔“天空没有翅膀的影子,但我已飞过”,也是一种状态;同样是描写时空变幻,杜甫“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是一番气象,尼采“现在世界笑了,可怕的帷幕已扯去,光明与黑暗举行了婚礼”,又别是一番气象。这些诗句映照出诗人主体的不同镜像,任何“写诗软件”又怎奈其何?“自动写诗机”貌似无所不能,仅想象力一项就先天不足,后天无力。“想象就是深度,没有一种精神机能能比想象更能自我深化”(雨果语)。王尔德说过这样的意思:第一个用花来比喻女人的是天才,第二个用花来比喻女人的是庸才,第三个用花来比喻女人的是蠢材。“自动写诗机”与诗人主体无法兼容,其软件版本即使完善到了极致,也只局限于智力思维的层面,而永远无法抵达诗人自由无疆的想象境界,只能尾随“天才”照猫画虎,亦步亦趋。

过去曾有人忧虑,大量鱼龙混杂、良莠不分的网络写作会使诗歌低俗化、口水化,艺术失去门槛,现在看来,比起“自动写诗机”,网络诗毕竟源于写作者的内心波动,不曾绝缘于诗人的气息、体味、脉跳、血热,也不曾删除写诗过程中的灵感、构思、立意、推敲等步骤,毕竟没有脱离“人学”范畴。冰冷的“写诗软件”则与“人”没有任何关系,既然它们不需要精神主体的支撑和缪斯女神的光顾,其产品没有任何诗学的DNA传承,没有疼痛的敏感性、灵魂的自主性、生命的独立性,更无法回答“我是谁,我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终极追问,仅有诗“壳”而无诗“魂”,甚至连口水都算不上,这样的机器“诗人”再多产,再活跃,我们又有什么必要当真?

前苏联诗人爱伦堡曾感叹,这个世界,“写诗的人很多,诗人很少”。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这个世界变化之大,堪比沧海桑田,“自动写诗机”可以造就“处处皆诗人”的虚拟现实,也可以无限放大“写诗”的娱乐效应,却依然是“诗人很少”。诗人是神性和排异性的结合体,他们与诗相濡以沫,彼此取暖,尊严地守护着自己的缪斯女神和精神家园,矢志不渝。

鲁迅先生对《儒林外史》评价甚高,具体论述见于《中国小说史略》第23篇《清之讽刺小说》;此外在杂文中又曾多次提到,如在《真假堂吉珂德》一文(后收入《南腔北调集》)中写道:“《儒林外史》上的几位公子,慕游侠剑仙之为人,结果是被这种假吉珂德骗了几百两银子,换来了一个顶血淋淋的猪头——那猪算是侠客的‘君父之仇’了。”

这个故事见于《儒林外史》第十二回《名士大宴莺脰湖 侠客虚设人头会》,说的是已故娄中堂之子娄璩(三公子)、娄璩(四公子)回到故乡湖州以后,阔极无聊,遂仰慕古代礼贤下士养门客的阔公子,努力接纳一些名士高人,于是先后求得名士杨执中、权勿用,后来又结识了据说是十八般武艺齐全的侠客张铁臂,稍后来了一件突发事件——

……两公子乘了一枝船,对坐商议。到了二更半后,忽听得房上瓦一片片的响,一个人从屋檐上掉下,满身血污,手里提了一个羊囊,两公子烛下一看,就是张铁臂。两公子大惊道:“张兄,你怎么半夜里走进我的内室?这羊囊里是甚么物件?”张铁臂道:“我平生一个恩人,一个仇人。这仇人已行街十年,无从下手,今日得便,已被我取了他首级在此。这羊囊里是一颗血淋淋的人头,但我那恩人已在了十里之外,须五百两银子去报了他大恩。自今以后,我的心事已了,便可舍身为知己者用了。我想借此物办此事,只有二位老爷,此外,那能有这等胸襟?所以冒昧黑夜来求,如不蒙相救,即从此远遁,不能再相见矣。”遂递了羊囊要走。两公子此时已吓得胆战心惊,忙拦道:“张兄且休慌。五百金小事,何足介意!但此物作何处置?”张铁臂道:“这有何难?我略施剑术,即灭其迹。但仓卒不能施行,候将五百金付去之后,我不过两个时辰,即取此物来,取出囊中之物,加上我的药末,顷刻化为水,毛发不存矣。二位老爷可备了筵席,广招宾客,看我施出此术。”两公子听了,大是骇然。弟兄忙到内里取出五百两银子付与张铁臂。张铁臂将羊囊放在阶下,银子束在身,叫一声多谢,腾身而起,上了房檐,行步如飞,只听得一片瓦响,无影无踪去了。

到天亮,两公子备下酒席,广招宾客,也不讲是什么缘故,打算众人不意地开一个别开生面的“人头会”,来共赏侠表演奇迹。谁知怎么也等不来,一直等到晚上,羊囊里散出臭气来,家里太太很不甘心,打发人叫公子们进去看看,他们进到里面去不得已打开一看,却是一颗血淋淋的猪头,约有六七斤重。“两公子面面相觑,不则一声,立刻叫把猪头拿到厨下赏给家人人去吃。”“两公子悄悄相商,这事情不必使一人知道,仍旧出来陪客饮酒。”这一对相门之子的难兄难弟从此闭门谢客,再也不结交什么高人侠客了。

这个新奇的故事其实是有所本的,中唐著名诗人张祜有任侠之风,著有《侠客传》,他也曾碰到这么一件不尴不尬之事:

一夕,有非常人装饰甚武,腰贮,手挟一物,流血于外,入门谓曰:“此非张侠士也?”曰:“然。”张揖客甚谨,既坐,客曰:“有一仇人,十年不得,今夜获之,喜不可已。”指其囊曰:“此其首也。”问张曰:“有酒否?”张命酒饮之。客曰:“此去三数里,有一义士,余欲报之,则平生恩仇毕矣。闻公义气,可假余十万缗,立欲酬之,是余愿矣。此后赴汤蹈火,为鸡为狗,无之所惮。”张且不吝,深喜其说,乃倾囊烛下,筹其缗素中品之物,量而与之。客曰:“快哉!无所恨也。”乃留囊首而去,期以却回。及其期不至,五鼓报声,东曦既驾,杳无踪迹。张虑以囊首彰露,且非己为,客既不来,计将安出,遣家人将欲理之。开囊出之,乃斥首也。因方悟之而叹曰:“虚其名无其实,而见欺之若是,不可不戒。”豪侠之气自此而丧矣。(《桂苑丛谈·崔张自称侠》)

张祜被骗的情节与娄三公子、娄四公子几乎如出一辙。钱锺书先生早就指出:“吾国旧小说巨构中,《儒林外史》蹈袭依傍处最多”;又说:“近世比较文学大盛,‘溯源学’(chronology)更卓尔自成门类。虽每失之琐屑,而有裨于作者与评者不浅。作者玩古人之点铁成金,脱胎换骨,会心不远,往往悟入,未始非他山之助。评者观古人依傍蹈袭之多少,可以论定其才力之大小,意匠之因为创。近人论吴敬梓,颇多过情之誉;余故发凡引绪,以资谈术者之参考。”(《小说识小续》)钱先生举过几个例子,也包括张铁臂的故事,只是点到即止,这里稍作引证以为说明。这两位公子礼遇杨执中、权勿用两位名士的故事,也都有些出处,与《史记》《三国志》《三国志演义》有着若隐若现的联系,钱先生没有提到,而商伟先生研究《儒林外史》的专著《礼与十八世纪的文化转折》一书则有很好的分析。从这些例证中可见吴敬梓知识的广博与匠心的巧妙。

这种点铁成金,脱胎换骨,西方文论后来的术语谓之“互文性”(intertextuality)。“每一篇文本都联系着若干篇文本,并且对这些文本起着复读、强调、浓缩、转移和深化的作用。”(法)纳塔利·萨莫瓦约著,邵伟译《互文性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出版)后出的文本乃是先前种种文本的转换和衍生,在先的文本与据此改造过的文本互相相生发,它们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因此,分析某一本不能离开它所利用改造的文本(所谓“底文”),也不能不管后来受它影响的文本,最好要加起来一道研究。这种办法看来特别适用于《儒林外史》的分析与研究。



玄览堂笔记

## 《儒林外史》的互文性

□顾农

## 苏青：事无不可对人言

□郑绩

在现代文学史上,苏青是一位很特别的女作家。1914年5月12日,苏青出生于宁波乡间的外婆家里。苏青原名冯和仪,又名允庄。1937年《算学》一篇始,以苏青为笔名。其妹冯和侠,笔名苏红。苏青的出身相当不错,其父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留学生,归国后在银行任职,其母师范学校毕业,当过小学教师,在当时也是新女性。但是苏青在外婆家长到7岁,一直在山野中自由自在,又在祖父家备受宠爱,一年后,由祖父开蒙,8岁去上学读小学。苏青颇为聪敏,一进学校就连跳两级,直接上三年级了。就快小学毕业时,她的父亲先有外室,再投机失败,忧急病故。母亲带着她回到宁波,进了县立女子师范,这也是鄞中当时惟一可以让女子读中学的地方,校长是她祖父的好友,舍监是她的五姑母。不过这所学校颇为守旧,苏青因为擅自把头发剪短而退学了。之后苏青入读宁波市的浙江省立第四中学,开始发表文艺作品。毕业后,因英文特别好,考取了中央大学外文系。

可惜刚读大一,她就应母命结婚了,大二才开始,发现自己怀孕,只得退学。与丈夫到上海组织小家庭之后,经济时常发生困难,为争取经济独立,1935年,苏青开始根据自己的人生经验,投稿给《论语》,文笔酣畅,屡投屡中。之后丈夫出轨,失业,苏青被迫卖文为生,当上职业文人。上海沦陷,陈公博送她10万元,还当了3个月的政府专员。1949年以后,夏衍送她进编导学习班,结业后分配到芳华越剧团,恢复本名为冯允庄,写了《碧玉与黛玉》《司马迁》等名剧。后又转入红旗剧团,编剧《诗人李白》。“文革”中被剧团辞退,1982年,因贫病交加,肺病发作吐血而亡。

苏青一生困顿,只有于写作一途极为顺畅。初投《论语》之后,徐訰介绍她认识陶亢德,为《宇宙风》写了不少稿子。上海沦陷,《宇宙风》停刊,文坛一片沉寂,只会以写稿为生的苏青改投风格相近的《古今》,也是在这个时期,她的文名渐传于沪上。陈公博在《古今》上读了她的《论离婚》大为赞赏,向朱朴打听。朱朴遂示意苏青,于是《古今》一周年纪念刊上,她写了《古今的印象》,对陈公博大为奉承,就此与陈公博结缘。1943年,她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结婚十年》被柳雨生发在《风雨谈》颇不起眼的位置,因而萌生自办杂志之念,10月创刊《天地》,第2期刊发表张爱玲文章,两人交上朋友。1944年4月,散文集《浣销集》出版,收编创作8年之散文,此书1949年前共重版19次;7月,《结婚十年》单行本出版,在1949年前重版达36次之多,盗版更不可计数。8月,又创办《小天地》。1945年,又问世三本散文集《涛》《饮食男女》《逝水集》。1947年,《续结婚十年》由自办的四海出版社出版。1948年,办天地书店,出版长篇小说《歧途佳人》。



苏青命运凄苦,少小无依,中年无靠,老年无着,睁目均是依赖她的人,却没有她可以依靠的。父母家境均不错,但她没能享受几天父母荫蔽。父亲去世时家中还有几十亩田产,但母亲不敢变卖,令她无钱读书,只能早早订婚,用聘金上高中。进了高中才发现领贫困生补助,然而懊悔已晚了。本来说好大学毕业才结婚,苏家却要求提前订婚,因生命被迫同意,又因怀孕退学。夫家也不是贫寒之家,但她连生4个女儿,令守旧的婆家极为失望。三女儿出生时正值“七七事变”,为逃战乱寄养在别人家里,乡人胡乱养育竟然夭折。好不容易丈夫在洋行就职,收入不错,儿子也出世,没过多久好日子,丈夫就与徐訰的太太赵珩有染,苏青带着4个孩子离家出走,住到平襟亚家里。离婚后前夫生活难以继,苏青靠一支笔既要抚养孩子,还要补贴前夫,累得肺病发作吐血。为筹钱过年,拉了满黄包车的《结婚十年》到各书店兜售,不慎掉落满路,狼狽不堪。离婚后交过不少男友,最后都因心疼孩子没有再婚。与陈公博的交往引来满城风雨,骂声骂名。解放后任编剧写《司马迁》,写信向贾植芳讨教历史,谁知贾植芳因胡风案入狱,仅通数信的苏青也牵连入提篮桥牢房一年。晚年她想看一本自己当年的书而不可得,工资微薄还得赡养儿女,很长一段时间,谁也不知道苏青为何许人。直到张爱玲大热,读者发现张爱玲“只有和苏青相提并论我是甘心情愿的”,苏青这才借此被重新发现。

虽命运多舛,苏青仍然笔下爽利,文字里并不带半点苦相。她的写作不少取材于自身经历,《结婚十年》与《续结婚十年》与张爱玲的《小团圆》相仿,虽是小说体裁,却多可对应入座。尤其《续结婚十年》,笔调坦率之至,连与以胡兰成为原型的“谈雅明”的床上对话都清楚写出。散文更是写实,无一不从生活经验而来,贴切生动,所述如在眼前。苏青的读者读者众多,十分畅销,文笔又泼辣,对于身体细节向不扭捏回避,因此当年有人说她笔下带黄,专门讨好读者,而现在的研究者则更重视她在女性写作、都市写作上的意义。其实苏青从不刻意写性,她只是觉得没什么可以回避的,别人难以启齿之事,无论是关乎身体还是关于心理隐私,在她都轻轻描淡写,如此“事无不可对人言”的女作家,苏青在现代文学里是独一无二。但说她讨好读者倒是真的。苏青写作最大的原因是为了谋生,她关心销量乃分内之事。如果没有1949年以后她创作的剧本作为对比,是很难深刻领悟到这一点的。苏青的选材、文笔、主题,无一不迎合衣食父母之胃口,大家喜欢看的市井烟火气,她便保持这种风格。1949年以后她以本名进行地方戏剧创作,无论结构还是用词,均古朴素雅,原来阳春白雪亦是冯和仪所能。都说苏青大胆,其实她只是想实实在在地过日子而已。无论何种政局,如何战乱,苏青从未想过逃难之念,只要一支笔还能挣钱,她就能以苟活下去。这种“活着”的精神,不但在现代,简直太守旧了。有研究者以苏青为职业女性之样本,或为上海都市之代表,从文本看或许有之,而苏青本人的底子,总还是宁波的小家碧玉。

1994年,上海书店出版上下两册《苏青文集》,1997年,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苏青散文集》,各个单行本亦有新版,散文选集有几种。苏青现在知名度不小,但对她的研究还是相当粗疏,除了她的自述之外,决定她命运的各个关键总不分明,许多细节也非常模糊。

每晚散步要路过一家茶馆,临街只有一间房,最多十五六个平方。门里两面的墙是敞开的格柜,放着茶叶、书和文房四宝之类。当中只有一张蛮大的长方形桌子。铺上毡子就可以书画。与门相对的那面墙上挂了一幅横批:“知止有定”。下面的书桌后坐了一个花白头发的老人,手上常是握一卷书。据说开店要扎堆才好做生意。但这家店很孤单。那条街很僻静,除了政府机关,就只有几家卖油盐酱醋和蔬菜的杂货店。我每次散步来回从这家茶馆门口经过,偶尔见到有一两个人在书桌那儿与店主交谈,大多数时候里面惟那店主一人握书独坐而已。

生意如此寡淡,却安之若素,开店所为何来呢?我甚好奇,某日不由得走进门里。

那一晚,我们相谈甚洽。店主退休前是某国企老总,任内最后几年接手了那家半死不活的企业,刚刚盘活就到了点了。退休后好几家私企争着高薪请他,他一概谢绝。儿子和女儿都在外地成家了,他和老太婆守空巢,就用一间空空的房间开了这家茶馆。该歇时就歇着,他说,钱赚多少算完?这个头的,留给儿女搞不好害了他们。他并不指望茶馆生意兴隆,有朋友来坐,就品茶聊天,或切磋字画,没人,就自己读书,总算有时间读一点年轻人说读没时间读的书了。

话题就转到读书上。我向他请教“知止有定”。那幅字出自他人的手笔,工稳的颜书,一派端肃。

“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这是《大学》上的话。“止”指归宿,“知止”即知道归宿。在佛教里,“止”指通过坐禅入定,扫除妄念,专心一境,达到寂静的境界;“定”是定向,“知止而后有定”就是知道了归宿,坚守不移。于是“能静”,“静,谓心不妄动”;“能安”,“安,谓随处而安”;“能虑”,“虑,谓处事精详”;“能得”,“得,谓得其所以止”。这几“能”是朱子《大学章句》的解释。总之是从容有度,心安理得。

这里描述的是一个进入某种境界的过程,要想进入这个境界,首先要知道“止”。

斯留守“哥伦比亚号”指令舱中,他的同伴尼尔·阿姆斯特朗和巴兹·奥尔德林正准备乘“飞鹰”号登月舱登陆月球表面。美国行星科学家埃米莉·勒科达瓦拉说:“这真是一件值得分享的轶事,看起来,奥尔德林和阿姆斯特朗44年前就已经在月球上寻找‘嫦娥’和‘玉兔’了。”

科学技术的发展让一些神奇、美妙的神话失去了神秘,因为人类探索未知的领域,让一个个世界之谜都昭然若揭。而在这点上,我惊叹美国人的诗性心灵与他们的幽默。

美国科学家的人文情怀洋溢着诗情画意,在登月之前,他们的对话不是在说月球的月貌与地球有哪些不同,哪些矿物质与地球的有区别,而是想到了中国神话

古往今来,“知止”何其难之。我于是想起清朝方钱德苍写的《不知足难》:“终日奔波只为饥,方才一饱便思思。衣食两般皆具足,又想娇妻美貌妻。娶得娇妻生下子,恨无田地少根基。买到田园多广阔,出入无船少马骑。槽头扣了骡和马,叹无官职被人欺。县丞主簿还嫌小,又要朝中挂紫衣。做了皇帝求仙术,更想登天跨鹤飞。若要世人心里足,除是南柯一梦西。”

在现实生活里,这种不知道什么是“好”、什么是“了”,“因嫌纱帽小,致使锁枷扛”(《红楼梦》)的人举目便是,前仆后继。

是啊,店主取了口气,说起钱德苍还写过的一首《知足歌》:“栋垣何必必要堪堪? 颇堪容膝且由他。田园何必必多谋,身体闲云挂绿萝。衣裳何必用绫罗,布衣亦足适身体。”

“盘餐何必羡鱼鹤”,“欣然一饱便吟哦”。“娶妻何必定娇娥”,“龟勉同心乐更多”。“养儿何须尽登科”,“虽然顽钝可磋磨”。苦口婆心地奉劝世人“请看破,莫求过”,可惜真正听进去并且愿意实行的人不多啊。

这家高悬“知止有定”的茶店,让我看到人的良知的一息尚存。临别,我把这感受告诉店主,说这也许是我们可以不过于悲观的理由。

中那个嫦娥美女与她的兔子,并不知道她们在月球上居住了4000年。这只是每一分、每一秒都宝贵的时间,他们却在聊这些不“科学”、没有科学价值的“废话”。可就是这些废话,如今在我们的口中是那样的美好。

这是有完整录音的一段档案,在嫦娥二号飞天的当日,央视新闻播发了这段录音,这段录音令我热泪盈眶。人类美好的诗性情怀没有因为科学的探索而失去魅力,文学的形象没有因为国家间政治的不同而被迫阻隔。

人类的生存与发展离不开科学与智慧,但更离不开精神与情感。正像罗纳德·埃文斯对太空中准备登月的宇航员说的那些诗性话语,无论人从事什么样的伟大事情,那颗诗性的心灵永不泯灭,这不是因为我们都是诗人,而是人的灵魂中都常驻着美好,美好的东西不朽。

## 兔女郎与登月飞船

□阮直

根据美国宇航局网站上记录的“阿波罗11号”通讯档案,1969年7月20日,在休斯敦地面指挥中心的罗纳德·埃文斯对太空中准备登月的宇航员说:“有人要你们(在月球)注意一个带着大兔子的可爱姑娘。在一个古老的传说中,一个叫做嫦娥的中国美女已经在那里住了4000年……你们也可以找嫦娥的伙伴——一只中国大兔子。这只兔子很容易找,因为它总是站在月桂树下。”“阿波罗11号”宇航员迈克尔·科林斯立刻回答说:“好的,我们会密切关注这位兔女郎。”当时,科林